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七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斐

斐，一作裴，一作裵，或作聚。泰始中明法掾，後爲僮長。有漢晉律序注一卷、雜律解二十一卷。

表上律法（藝文類聚、御覽題作律序）

律令者，政事之經，萬機之緯。（藝文類聚五十四）

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並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同上）

張湯制越宮律，趙禹作朝會正見律。（御覽六百三十八。案晉刑法志：越宮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

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于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諸侯奉于下，禮樂撫于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

若一體焉刑名所㠯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
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
則求罪于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
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
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
而犯之謂之故意㠯為然（通典作不知而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慢背
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鬭兩和相害
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
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
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
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
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
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鬭皆為

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旁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强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已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原注罪已定爲徒未定爲囚 累作不過十二歲、原注五歲徒犯一等加六等加爲十二歲作 累笞不過千二百、原注五歲徒加六等笞之千二百已上注三條並見御覽六百四十二 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閑、不已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已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已通論、已人得罪與人同、已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閑于下、故全

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猲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劫召其財為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通典作即受賕自與為受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贓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于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暢于四支發于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通典作自守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通典作憂懼貌在聲色奸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

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謝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贓贓五匹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通典復有同字）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輕重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于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于機格之上稱輕重于毫銖考輩類于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

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爲敕愼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淸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于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推而行之謂之通化而裁之（通典作舉而錯之）謂之格刑殺者似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似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通典作推準）法律之義也（晉書刑法志泰始三年賈充等表上新律其後張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云云又見通典一百六十四御覽六百三十九又六百四十二六百四十九）

劉斌

斌泰始中爲司徒右西曹掾

議原庾純

敦敘風俗以人倫爲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于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者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于禮法外處其貶黜愚以爲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爲違理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違令駡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 晉書庾純傳賈充責純父老不歸供養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詔免純官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云云又見通典六十八

龐札

札（通典作禮）河南功曹史

請原庾純表

臣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案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子無闕孝養之道，爲臣不虧在公之節也。臣聞先王制禮，垂訓將來，使能爲俯就，不能企及，莫尙于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從。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致尊從政之限，例除爵土，是爲公旦立法，還自越之晉侯爲子，即爲罰首也。石喬期頤，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逆至沈醉，尹醒聞之，悼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狠，是爲重罪過醉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

義合而求忠臣必于孝子是吕先王立禮敬同于父原始要終齊于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于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禮禁正直而陷人吕詐逆越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吕屢發明詔而尹之所目仍見擢授也尹行巳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己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吕暴慢案奏狀不忠不孝犂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吕自悲自悼刳心泣血也案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吕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吕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攷古訓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敬疇諮四嶽吕詳典制尹吕

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叙義是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為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于盛明之世，惟蒙哀察。晉書庾純傳，又通典六十八

李通

通泰始中為益州從事。

譙周頌

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蜀志譙周傳注引益部耆舊傳

孫和

和，陳留人，泰始中為太子中庶子，出為遼東太守。

薦范粲表

粲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

遂瘳除必有益于政晉書隱逸范粲傳

郭沖

沖金城人魏東安太守留子扶風王駿鎮關中以爲僚屬遷代郡太守

條諸葛亮五事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

恩益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而著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
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
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
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
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
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幷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
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
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
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
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
埽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
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

彊伏循山走矣後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

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于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

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彊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踴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

爭先。已一當十。殺張郃。御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蜀志諸葛亮傳注引王隱蜀記云。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是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沖以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于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

郭象

象字子玄。河南人。經典敘錄作河內人。太傅主簿。有莊子注三十三卷。音三卷。集二卷。

莊子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閒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

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樸自成是以神器獨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覩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昆崙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宋本莊子

劉寶

寶爲安北將軍有漢書駮議二卷集三卷

孫爲祖持重議

孫爲祖不三年喪服云孫爲祖周案小記爲祖後者爲祖母三年二文不同何以爲正荅曰經無孫爲祖三年之文小記所云爲祖母三年自謂無後養人子以爲孫者耳喪服云爲人後者三年爲人後者或爲子或爲孫故經但稱爲人後不列所後者名所以通人無貴賤爲人後者用此禮也若昔太尉無子養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故聖人稱情以定制爲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此謂嫡孫爲祖喪主當服斬不解傳意小記與傳但解經意耳傳稱者此祖爲父之長子祖之嫡孫也以上厭于父父亡然後乃下爲長子斬非孫上爲祖斬也 通典八十八

杜琬

琬泰始中爲博士

孫爲庶祖持重議

曾祖是庶而祖父是嫡又是嫡孫矣若庶祖無嫡可傳則非正體乎上傳重之義也既無大夫士之位無嫡統之重孫爲庶人父爲士而有諸父嫡其孫生不主養祭非所及而所攝一家之重居諸父之右祖無重可傳而孫以重自居爲父長子而以嫡孫繼祖推情處禮于義爲乖凡祖是庶而父爲長宜制齊縗 通典八十八

王敞

敞爵里未詳

難劉寶孫爲祖持重議

喪服小記祖父卒爲祖母服者三年此謂孫爲祖後也喪服父亡爲母三年言爲祖母三年祖父三年可知也爲人後者以當收族而嚴宗廟也必以同宗支子擇其昭穆之倫而立之不得高祖無

子而立立孫之序嚴宗廟者亦可以任繼養使鬼神有所享也案士二廟若立立孫則所嚴之祖不及曾高而祖禰無鬼將何所饗乎苟太尉秩尊其統遠親宜廟有四孫之所得祭高祖也則于太尉爲祖子所得祭高祖也今立孫但得祭祖而使曾祖不食是則先人將恐于爲厲故知非立後之道也又臣從君服每降一等嬰服爲君之祖服用制君服三年明之也若如論意謂小記所言是爲長子服者又當言父卒然後爲子三年不得言祖父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又養人子爲已孫與已自有孫豈異哉 通典八十八

孫爲庶祖持重議

凡所重明是先祖之體蓋非爵土財計之謂至于庶子之子爲繼禰之宗則得爲其子三年矣父尊其禰而子替祖服不貫正體而必云爵土忽其敬宗而重其財計承財計則爲之服斬縗無產業則廢三年此非義矣又總有爲君之祖服周是爲臣從君服從服

例降一等此則君爲祖三年矣既爲君而有父祖之喪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于曾祖者也祖無受國無重可傳而猶三年斯蓋正統貴體之義不必已爵土傳已也禮存則就養無方亡則庶子不祭所以達孝明宗吉凶異智故知生不主養者無害死掌其祀也而云祭非所及乖乎周孔之意爾斯人無祖矣通典八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嵩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摯虞一

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泰始中舉賢良，拜中郎，擢太子舍人，除聞喜令，召補尚書郎。元康中遷吳王友，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光祿勳、太常卿，遭亂饑死。有三輔決錄注七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集十卷。

思游賦并序

虞嘗㠯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㠯延福；違此而行，所㠯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㠯身，假之㠯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㠯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㠯正，反之㠯義，推神明之應于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于

智力之外、目明信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其辭曰、

有軒轅之遐冑兮、氏仲壬之洪裔、敷華穎于末葉兮、晞靈根于上世、準乾坤目斡度兮、儀陰陽目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遥、戕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珠、御覽六百八十四作綴太珠之明璫制文霓目為衣兮、襲采雲目為裳、要華電之煜爚兮、佩玉衡之琳琅、明景日目鑒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于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目華國兮、和璞遥棄于南荆、夏像韶塈于市北兮、瓶罍抗方于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棲兮、鷦桂背時而獨榮、闕奐暑目綠貢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羡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目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畨前軌而增騖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烏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旦融、叟三后之在天兮、歎聖

逝之永終諒道脩而命微兮孰含盈而戢沖折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擢獨美之有傷羨委深而投學兮厭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窄兮思摅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于姬文將遠游于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為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獸于商風兮御蒼龍于景雲簡廝徒于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于游谿兮旌王子于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氣亹亹而愈新摠玉膏于萊嶼兮掇芝英于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于三春洪範禽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僮于扶木覽玄象之韡曄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虞泉而濯足將紛轡以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織阿而右迴兮覿朱明之赫戲莅羣神于夏庭兮迥蒼梧而結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驅天

馬而高馳。讓羲和于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于炎離。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遊。與浮鷁于弱水兮，泊舳艫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沈羽已汎舟。軼望舒已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于金室兮，采舊聞于前修。譏淪陰于危山兮，問王母于椒丘。觀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擬鼍兔于月窟兮，詰姮娥于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澑。採䲭蚰于幽穴兮，瞰陶養之潛育。咽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黃于耳目。佪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于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淩虛。登閶闔而遺眷兮，頫玄黃于地輿。召黔雷已先導兮，覲天帝于清都。覜渾儀已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于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裴佀。跖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

辱之不亂進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亡吕因位爲匠乾巛爲均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不可攘福不可徼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訓吕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飄而遐游斐陳辭吕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願大響吕致好兮盍息駕于一餐會司儀于有始兮延嘉賓于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狼弧彎其斯鑾睨翟犬于帝側兮殪熊羆于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脩祖班命授號羲和整旅兆司戀吕屆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降軒其警衆兮鉤陳飭吕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吕司行抗蚩尤之脩旃兮建雄虹之采旄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儵爍微霍兮翩流旌垂旄焱攸攦纚

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馳，且啟行于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闢乾巛，揮玉闕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縈紆而督引兮，將遊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踏烟熅兮辭天衢，心闓易兮識故居，路遂遒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脩中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恆娛。晉書摯虞傳

疾愈賦

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尠，體貌廉廉而轉損，校朝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懺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尠餐而度惜，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愽良，會異端于妙門，乃歸奇于涉塵，惟茲藥之攸造，實明中之皆堅，丸以三七為劑，服以四獻

為程勢終朝而始發晨未及而身極食信宿而異體涉旬而告平、藝文類聚七十五

槐賦

覽坤元之產殖莫茲槐之為貴爰表庭而樹門曆論道而正位爾乃覩其誕狀祭其攸居豐融湛霸蓊鬱扶疏上拂華宇下臨修渠湊已爽逕帶已通衢樂雙游之黃鸝嘉別挐之王雎春棲敎農之鳩夏憩反哺之烏鼓柯命風振葉致涼開明過于八闥兮重陰踰乎九房、藝文類聚八十八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二十一

鴝鵒賦

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皋之曠澤遊江淮之洪波既剪翼已就養遂婉孌乎邦家鴝鵒是儀若刻若畫鸞頸龜背戴玄珥白斑毛積膺駮羽朱被青不專紺纁不擅赤因宛黠注希稠有適其在水也則巧態多姿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沒或遊或

舞。鯈翻倏忽。若乃陽故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喜。睹火而憂。藝文類聚九十二

觀魚賦

觀鱗族于彪池兮。睨羽羣于瀨涯。乃有淯泉之鯉。濯波之鰋。瀺灂湧躍。沒浪赴遠。集于曲灌之隈。逐于澹淡之深。攢聚輻輳。或躍或沈。倏樂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无獲兮。羨鮮肴之柔嘉。于是六柱俱起。參櫹橫羅。編荒爲棧。束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及瀾。魚未驚而失行。忽浪逆于急湍。詠形勝之得勢。實有往而無反。魚膾鯉。亦有庶羞。肴核並陳。既旨且柔。汎濫潛于通滿。因素波已獻酬。騁微巧于浮觴。競機捷于迅流。既歡豫而不倦。願窮晝而兼夜。獨臨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捨。惟脩名之求立。戀景曜之西謝。懼晉運之敗德。遂收歡而命駕。是時也。含懷湛逝。需于酒食。盤衍宴安。歎情未極。遂與之言。矯枉已直。悅而不悍。莫不歎息。藝文類聚九十六、初學記

卜三

愍騷

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㠯進退，泰則攄志于宇宙，否則澄神于幽昧，擱之莫究其外，亟之罔識其內，順陰陽㠯潛躍，豈凝滯乎一概。藝文類聚五十六

遷宅誥

維太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昌水東黃水西，背山面隰，惟此良。御覽五十六

册隴西王泰爲太尉文

朕惟君行爲時表，親則宗臣，論道經邦，保乂皇家，是用進登上台，其上濟三光，下臨九域，永欽洪範，㠯康宇宙，敬哉。初學記十一 御覽二百七

泰始四年舉賢良方正對策

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修，㠯變大眚，及法令有不

宜于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于得才得才者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于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于此則物理于彼人和于下則災消于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于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于物則無忤求之于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

行天鵝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惟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咨聖問晉書摯虞傳

諫改除普增位一等表

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于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已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不可晉書摯虞傳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

與校五禮表

臣與校故太尉頵所撰五禮臣以爲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于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于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尙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煩

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准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于天下不宜繁多顗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于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二晉書禮志一

奏定二社

臣案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

徙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慮，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晉書禮志上

奏祀六宗

案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則貴神明矣。又月

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㠯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㠯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晉書禮志上

明堂郊祀議

案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云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后稷㠯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㠯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埽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㠯遠祖明堂之祭備物㠯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

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也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報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以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 晉書禮志上 通典四十四

祀皋陶議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新禮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聖于太學也又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臣虞謹案虞書皋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

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于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晉書禮志上，又藝文類聚四十九引摯虞新禮議。又通典五十三，御覽五百二十六引摯虞繼祀議。

廟設次殿議

次殿所以為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為恭，以由隱為順，而設之于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

釋服議

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機，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喪，非三年也。通典八十

挽歌議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于漢

武帝役人歌歎聲辭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不宜以歌爲名案挽歌因唱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晉書禮志中通典八十六

喪佩議

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其餘如新制晉書禮志中

吉駕導從議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虞案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

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稾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減損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晉書禮志中御覽五百六十七

公為所寓服議

周禮作樂于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敎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晉書禮志中

傍親服議

虞謹案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朞之制而今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孫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

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著魏科大晉采㠯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晉書禮志中御覽四百五十七

師服議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臣虞謹案自古弟子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于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則絰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㠯爲缺且尋師者㠯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㠯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曰夫何常師之有淺敎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晉書禮志中通典一百一御覽五百四十七

爲皇太孫服議

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朞故也宋書禮志二惠帝太安元年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通議祕書監摯虞議又略見晉書摯虞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摯虞二

諸侯覲建旗議

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宋書禮志二又見晉書禮志下通典五十四）

皇太子稱臣議

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晉書禮志下通典七十）

夫人不答妾拜議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于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

臣虞謹案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而妾服女君期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㠯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 晉書禮志下 通典六十八

遣將議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于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藝文類聚 五十九

會朝堂五輅制度議

諸車之合于法度可㠯示訓者則輅爲名亦猶殿堂之正者則曰路寢也 北堂書鈔 一百四十

駮潘岳古今尺議

昔聖人有㠯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㠯存時用故參天兩地㠯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㠯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

故用之也有徵故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于古尺幾于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竝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

駮裴頠答問天子冠禮

天子卽位之日卽爲成君冕服㠯備不宜有加諸侯卽位爲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㠯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爲宜冠有加 通典五十六

駮司隷奏魯褒違法事

河內太守魯褒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司隷奏㠯違法尙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駮褒爲近畿大郡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

□□□□□

三日曲水對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㠯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㠯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因水㠯汎觴曲水之義起于此也 御覽三十引續齊諧記

致齊王冏箋

冏于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于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晉書張華傳

答杜預書

僕以為除服諒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于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末葬除之名既葬有殊降也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

時。時皆未足爲準。蓋聖人之于禮。譏其失道而通其變。今帝者一日萬機。皇太子監撫之重。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于古。欽以舊義。使老儒致爭哉。晉書摯虞傳　通典八十二

太康頌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遂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譯。邛冉哀牢。是爲庶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則舒以清。遐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旋。飲至數賞。于旄無戲

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雅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躬髮反鼎，承正受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弓矢櫜服，干戈戢臧，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亂，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晉書郭璞傳

釋奠頌

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升觴折俎，上下惟諧，邕邕其來，肅肅其見。初學記十四，御覽五百三十五

連理頌

東宮正德之內，承華之外，槐樹二枝，連理而生，二幹一心，㠯著本根。藝文類聚八十八，初學記二十八

庖犧讚

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尚醇懿，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

罟設網，人用不匱。初學記九

神農讚

神農居世，通變該極，民狃獸勦，乃教稼穡，聚貨交市，斵木播植，務滑其本，不道其飾。初學記九

黃帝讚

黃帝在位，實號軒轅，車以行陸，舟以濟川，弧矢之利，弭難消患，垂衣而治，萬國乂安。初學記九

帝堯讚

唐帝放勛，欽明文思，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巍巍蕩蕩，萬邦雍熙。初學記九

夏禹讚

決隄疏河，刊山數七，四隩既宅，彝倫攸敘，卑宮菲食，以盡區宇。初學記九

殷湯讚

濬也惟商、實惟成湯、三五迭興、舍命稱王、初學記九

周文王讚

周文翼翼、儀形禮敎、上帝是臨、神明是效、東鄰之昏、西鄰之曜、九有旣集、以聖易暴、初學記九

周武王讚

於皇武王、天命是鍾、七德旣耀、莫不率從、奄清宇宙、盪商之蹤、初學記九

周宣王讚

宣王承衰、邦家多阻、懲難思理、官人以敘、山甫補闕、方叔禦侮、是用中興、恢復周宇、初學記九

漢高祖讚

漢祖明達、兼咨權武、總御羣雄、翦翕强楚、奄正華夏、經略區宇、遂

登天位纘堯之緒初學記九

漢文帝讚

漢之光大實惟孝文體仁尚儉克已爲君按轡細柳抑尊成軍營兆南原陵不崇墳初學記九

孔子讚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沈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初學記十七

顏子讚

顏子睿哲仁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初學記十七

左丘明讚

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微猷闡明王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初學記十七

新婚箴

今在哲文，邁家不迷。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旣納新配，內分外藻。厚味腊謨，大命將夭。色不可就，命不可輕。君子是慎，敢告後生。藝文類聚四十　案初學記十四所載摯虞新婚箴乃潘岳答也非此篇佚文故不錄

尚書令箴

舜納大麓，七政已齊。內成外平，風而不迷。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賴良才。無曰我智，官不能任。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藝文類聚四十八文選顏延之北使洛詩注　案初學記十一作張華其文多五十餘字今不能定是誰作別編于張華集

武庫銘

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已毀五常。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一百九十一

門銘

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藝文類聚六十三御覽一百八十三

竈屋銘

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㠯敬，美過三牲。藝文類聚八十

決疑

凡救日蝕者，皆著赤幘㠯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便伐鼓于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劒入侍。三臺令史㠯上，皆各持劒立其戶前。衞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禮也。又㠯赤絲爲繩㠯縈社，祝史陳辭㠯責之。句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㠯責之。日復常乃罷。晉書禮志上引摯虞決疑，又見宋書禮志一

理疑

父母服竟，繼母還前親子家，當爲何服？比有閒有夫婦生男女三人，遭荒亂離散，不知死生。母後嫁有繼子，後夫未亡，得親子信，請還親子家。後夫言可爾。後數年夫亡，喪之如禮。服竟，隨親子去，別繼子云：我則爲絕，死不就汝家葬也。而名戶籍如故。母今亡，繼

子當何服服之三年則不來非服之周則無所嫁博士淯于齊等曰爲當依繼母嫁從爲服周博士孫綽議曰父荅雖有可爾之證夫妻伉儷相順之意固非決絕之辭也繼母喪父如禮服竟之後不還私家踰歲歷年情養無二母恩不衰適見親子專自任意無所關報私隨其志絕亡夫背繼子違三從正義亦爲大矣今母雖不母子何緣得計去留權輕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謬施施之爲出出義不全施之于嫁嫁義不成欲降服周于禮何居名在居籍私歸親子喪柩南北禮律私法計其可知便決降服許介制周頗在可怪博士弟子北海徐叔中難孫云呂前問不立甲乙爲名稱于義不便今呂母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子爲戊丙言可爾必慮事宜順其至情非虛欺也臨終不命知死之後制不在已故也用不中求信之前言也本有未還之計去誓不還葬之辭生則已不得養死則不與已父同穴就不成嫁當爲

去毋附之于嫁不亦宜乎（通典九十四引摯虞理疑）

文章流別論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

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藝文類聚五十六 御覽五百八十八）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于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于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藝文類聚五十六 御覽五百八十七）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

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為之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藝文類聚五十六

七發造于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蹷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味暖服淫躍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引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色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

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藝文類聚五十七御覽五百九十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當作二十五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書鈔原本一百二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論既論則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之器銘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机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

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平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錄御覽五百九十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于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御覽五百九十六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于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御覽五百九十六

今所□哀策者古誄之義御覽五百九十六

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厲忼慨應閒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書鈔一百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督糧道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七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郤詵

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泰始中，舉賢良對策第一，拜議郎。咸甯中，母憂服闋，召爲征東參軍。平吳，監軍長史，從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遷尚書左丞，後爲雍州刺史。

泰始七年舉賢良對策

詔曰：蓋太上已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繼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于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

脩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迹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斷之疑昧獲至論于讜言者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遐叱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恐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

就對曰

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于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猥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于闕庭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備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勸政刑禮樂之化

深政刑之用淺動之則可以小安暨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
世 所補之功不倖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渝于小器功止于霸
才 乎錢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
臣一 是大于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莘牧之才優
劣異 之與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
政雖勤 竊觀乎古今而攷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
與求爵古 君責之于上臣舉之于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
有罰安得不 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
無人事則塞安 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
以待之也爵苟 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
競爭競則朋黨朋 調則臧否失實眞僞相冒主聽用
惑姦之所會也靜則 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
推賢不伐相下無饜 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日高

國下脫七字

且人無愚知咸慕名宦莫不飾正于外藏邪于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繫其類誰能止之故國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于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于春秋隆替起于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强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于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監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監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

者各自取辦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于公則政事紛亂于私則污
穢狼藉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
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
吞舟何以過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
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于夙夜所使
爲政極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
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
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
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
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
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
臣聞蠻夷猾夏則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
政惠使能則刑懇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懇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

財勇㠯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㠯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㠯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㠯戰則剋㠯攻則拔是㠯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于人而求之于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㠯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㠯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㠯致知言臣則可矣是㠯辭鄙不隱也晉書郤詵傳又略見羣書治要三十

自理表

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爲縣悉家自咸寍二年母亡家自祖已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墓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病疾遂便留此此方下溼唯賊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 通典一百三

與魏舒書

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託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 晉書魏舒傳

阮种

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泰始中察孝廉爲公府掾舉賢良對策上第除尚書郎復廷試對策第一轉中書郎遷平原相有集二卷

泰始七年舉賢良對策

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

風流衍彌于千載朕膺踐洪運統位七載于今矣惟德非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韜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與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縱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

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過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于和而禮師于敬矣

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玁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

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介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于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塡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飮馬瀚海、天下之耗、已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衂刃、摧抑强暴、橋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

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㠯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㠯人主祗承天命日愼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㠯退災消眚也

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㠯禮義而致人于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于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于制度賞㠯勸其能威㠯懲其廢此先王所㠯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于政猶樹蓺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于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㠯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

所由之塗殊也。

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于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于國，猶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斵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于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由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于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晉書阮种傳

廷試對策

詔曰前者對策各指陳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戢戢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閒多事未得當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淸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敘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

備而制先具軌人㠯務致之術是㠯雖有水旱之實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為災亦由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㠯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敘也方今百姓彫弊公私無儲誠在于休役靜人勸畜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于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㠯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㠯對晉書阮种傳

王崇

崇字幼遠廣漢郪人泰始中為上庸太守遷蜀郡太守

論蜀後主

昔世祖內資神武之大才外拔四七之奇將猶勤而獲濟然乃登

天衢車不輟駕坐不安席非淵明弘鑒則中興之業何容易哉後王肅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經緯內無胥附之謀外無爪牙之將焉可包括天下也華陽國志二

論姜維

鄧艾以疲兵二萬溢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爲成禽禽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道之巴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已自招之然以鍾會之知略稱爲子房姜維陷之莫至兔握籌策相應優劣惜哉華陽國志二

何攀

攀字惠興蜀郡郫人泰始中歷郡主簿上計吏州從事咸寧中王濬辟主簿別駕除郎中與平吳功封關內侯太康初爲王濬輔國司馬除滎陽令進廷尉平遷散騎侍郎惠帝時以與誅楊駿功封西城公轉東羌校尉領越騎校尉又領河南尹遷揚州

刺史假節徵拜大司農兼三州都選兗州刺史不之官李昭司
　農謚曰恒
破疾錯忘不堪銓量人物華陽國志十一
辭司農表
上疏薦孫皓
皓必不敢出宜因今飛嚴掩取甚易華陽國志十一
駁盜罪
上關執信之主下關儲備之物設有開上關何以加刑華陽國志十一按爲
廷尉平有盜開城門下關者法據大辟雍駁之
張靖
　靖泰始末太常博士
皇太子爲太后服議
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汙崇禮不得全皇太子

亦宜割情除服。通典八十二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博士張靖議

荅安平國移問

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通典九十三咸寧二年安平穆王燧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問太常應何服博士張靖荅

陳逵

逵泰始末為博士。

皇太子為太后服議

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晉書禮志中 通典八十二

又議

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內。而纖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通典八十

陳邵

邵字節良下邳人爲司空長史

周禮論序

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經典釋文敘錄）

段暢（段一作殷）

暢泰始末爲博士

重申杜元凱奏議皇太子除服

尚書毋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曰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明高宗既卒哭卽位之後除衰麻躬行信默聽于冢宰已終三年也旨卽位已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曰天子居喪齊斬之情菲杖絰帶當其遂服

葬而除服諒闇已終三年也國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曰諒闇爲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鄭玄之所依博而攷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爲諒闇漢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爲得之也通典八十

復申杜元凱議

案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發宋公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在喪葬訖卒哭已除衰麻故不復名在喪此諸侯除服之證也案禮記諸侯元子既葬見于天子曰類見將嗣父位除喪見王已受瑞命由嗣而見故曰類見于是天子禮之太廟賜以命服此諸侯不以麻終三年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于采諸侯既卒哭

即位則有朝享朝會之禮既執玉服綵不宜復以服麻故云衰麻服縞素縞素之制可以雜于吉也此除衰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然則大夫士皆以縗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絰帶以服金革之事諸侯以上卒哭除衰麻諒闇故特不言弁絰此諸侯衰麻除之證也又春秋魯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賵左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既卒哭除服諒闇此爲免喪之後來弔故曰弔生不及哀此諸侯卒哭除衰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賜公命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以爲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爲信也然則皆得行吉禮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也僖公之喪未三年嫌于不可以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

曰：正諸侯之禮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于湨梁。左傳曰：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便葬，遂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舞，皆非喪禮也。羊舌肸、祁奚、韓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尙幼，宰傅相之命，諸賢傅幼君而若此者，蓋繼好講信謀事補闕之大者，故傳其行事也。晉子墨衰絰征秦，遂墨衰以葬，書春秋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衰墨文，明其服也。弁絰金革，禮所權許，皆爲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又理會于陳乞之家，明其皆免喪，無復所制也。（通典八十）

王昌前母服議

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于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恕爲斷。（晉書禮志中，泰康元年段暢議。案王昌事詳見段王林文）

劉儈

儈咸寧初辟羊祜征南府

詣杜預牋

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參同庶事祜執德沖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以至掾屬晉書羊祜傳祜開府累年

議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李劉恰趙寅劉頫孫㧑等駮諸杜預云云

彭禮

禮一作權咸寧中爲尚書

羊伊出後議

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隋書劉子翊傳子翊駁劉炫議云晉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云云于是下詔從之又見北史八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銜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八終